

神秘的黄金时代



神秘的黄金时代

德朗的艺术,在探索中回归原初,而非寄希望于独创。因此,当我们看习惯了美术史中,许多艺术家

的作品随着时代的更迭脉络而不断推翻、重组、反观,再看德朗的艺术作品时,会发现这种思维惯式行

不通了。在德朗所处的时代中,他不断与主流艺术背道而驰,他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不断消解自我,再到各个时代的作品中寻找自我。我们是否可以认为,那些“时代中的自我”,就是德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黄金时代?

在德朗的艺术作品中,有两幅作品名为《黄金时代》,一幅创作于1905年,另一幅创作于1938至1946年期间,这两幅作品的创作时间跨越近三十年,且版本不同。他创作于1905年的《黄金时代》,在那个阶段,德朗正与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·雅各布交好,这也使得他在那时对文学产生兴趣。弗朗切斯科·波利分析到:《黄金时代》(1905)、《舞蹈》(1906)这两幅意义晦涩的作品因为其怪异的文学及象征主义色彩、异域及修饰性风格成为他的代表作。前一幅作品借鉴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(1927,以一系列石版画呈现),后一幅可能受阿波利奈尔《堕落的魔法师》作品中诗性和神秘色彩的影响……

而对于他在1938年至1946年期间创作的《黄金时代》,那个时期,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。这不免会使作为观者的我们产生联想——德朗为何要将这幅作品取名为黄金时代?这个黄金时代,是否具体意旨着什么?

时代中的花样年华



时代中的花样年华

在德朗创作于1938年至1946年的这幅《黄金时代》中,画面背景的树丛具有典型的德朗风景画特点。弗朗切斯科·波利曾总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朗风景画的两大特色:一是比例精巧,线条果断清晰,画面具有延伸感;二是在森林内景中,刻意强调树枝与树干的纠缠交错,使整个画面流露出凄凉的孤独感(仿佛没有半点生机),一切自然主义、印象主义或后印象主义的痕迹都不复存在。

对于“黄金时代”这个题目,让人不禁想到狄更斯《双城记》的开头: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,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;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,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;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,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。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,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;这是希望之春,这是失望之冬;人们面前应有尽有,人

们面前一无所有……”但无论是怎样的时代,对于个人而言,都是属于他们的,即自我的岁月年华。或

许,这也是德朗《黄金时代》想带给我们的隐喻,如同他的艺术探索一般。

善意的野兽



善意的野兽

在这幅《黄金时代》中,我们能看到画面中的野兽与原始的人物形象。人物与野兽在画面中产生着互动,究竟是人想要抵挡野兽的侵袭,还是人与野兽在和谐共处?可是,野兽的本性是能够改变的吗?不论野兽是否对人类抱有善意,至少在画面中野兽的眼神流有善意。这似乎是一幅暗含人类历史的画面。不过,在庞大的人类历史面前,个人无法改变什么,艺术家尤甚,但至少,艺术家能够通过他们的方式记录历史。

尽管德朗一直拒绝他的艺术被定义,但是当我们按照不同时期去看他的作品时,我们会发现一种“德朗风格”一直一以贯之于他画面的背景。而时代对于艺术家个人影响总是不自觉发生的,就像毕加索认为经历了战争带来心理创伤的德朗,始终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一般。



历史的记忆

1935年至1954年,是德朗一生中艺术创作的高峰。阿波利奈尔说:“德朗热切地研读了大师们的作品,他的作品显示出欲求了解他们的焦虑。同时,凭着一种无比的勇气,他超越了所有当代艺术视为最大胆的东西,带着简朴与清新,重觅已经流逝的艺术准则与纪律。”而最大胆的东西又是什么?或许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《黄金时代》里,答案就暗含其中。

历史的记忆